

近代史資料專刊

义和团史料

K256.7/15

近代史資料專刊
義和團史料
(上)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8917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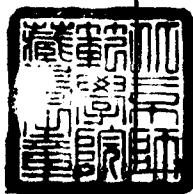
891796

K256.7/15

近代史資料專刊
義和團史料
(下)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891803

891803

近代史资料专刊
义和团史料
(上、下)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〇三印刷厂排版
湖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34.375印张 10插页 984千字
1982年5月第1版 1982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1,500册
统一书号：11190·051 上、下册定价：4.05元

DA67/2

序

今年是义和团反帝运动八十周年。为纪念这一伟大的运动，悼念反帝斗争的先烈，总结惨痛的历史教训，给历史科学工作提供材料，我们编辑了三种资料，即《山东义和团案卷》、《筹笔偶存》和本书。

列宁在研究世界战争的真实情况时说：“为了说明这种客观情况，不应当引用一些例子和个别的材料（社会生活现象极端复杂，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的材料来证实任何一个论点），而一定要引用关于各交战国和全世界的经济生活基础的材料的总和。”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历史科学，就“要象马克思所说的详细地占有材料，加以科学的分析和综合的研究”。三十年来，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义和团》、故宫博物院编的《义和团档案史料》、北京大学编的《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我们编的《庚子记事》以及《近代史资料》杂志等，再加上报刊上所发表的资料，总共约近四百万字。今年山东、天津、东北各地同志和我们所编的资料，至少也在三百万字以上。这些资料对于义和团的记载和议论各式各样，真伪杂糅，褒贬相间。要想寻找“完全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的资料，还须经过一番整理工作。

整理工作就是把收集到的资料认真研究，“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找出无可争辩的，真能说明客观情况的材料。只有根据这样的材料，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进行分析，才能从中引出正确的结论来。如果没有材料而夸夸其谈，象影射史学那样，捕风捉影，断章取义，那就是历史科学的罪人。如果不辨材料的真伪，不管记述的是非，合于自己口胃的就顺手拈来，不合口胃的就一概抛弃，这样写成的文章就不能使人信服，也不能列入科学之林。历史科学工作收集资料要广泛，整理资料和运用资料要严肃认真，必须

反对主观武断和敷衍潦草。关于义和团运动的资料有几个问题值得注意。

第一，列宁称义和团为中国的起义者，而中外反动派却污蔑义和团为“拳匪”或“拳乱”。对于那些污蔑义和团的资料回避或者片面铺张，都不是科学态度。史料是客观存在，不能抹杀，也不能夸大。《中外日报》的《论义和拳与新旧两党之相关》一文，胡说旧党反对戊戌变法，要殄灭新党，“乃组织出义和团”。“义和拳者，非国事之战争，乃党祸之战争也。”把义和团反帝运动完全歪曲了。还胡说组成义和团的旧党分四派：一是“野蛮派”，“凡支那之苦力者皆属此派”。二是“小说派”，“凡支那之平民皆属此派”。三是“闭关派”，“凡支那之士大夫皆属此派”。四是“联俄派”，“凡支那三品以上之人皆属此派”。竟破口漫骂，说什么“野蛮派”，“不知为人之理”，什么“闭关派”，“仇视西人……与狗之吠生人一理也”。狺狺嚎叫，颠倒历史，极为混账。本来不值得理睬。只有把它看作帝国主义走狗的表演，做为他们与中国人民为敌的铁证，还是一份好资料。如果抄袭它的话来评论义和团，那就是歪曲历史。过去和现在所编辑的义和团资料，义和团自己的文献很少，支持或同情义和团反帝运动的文献也不多，而污蔑义和团运动的东西却连篇累牍，使用这些资料，应特别注意。

第二，各种资料所记载的义和团事迹很不一致。《山东义和团案卷》、《筹笔偶存》等所记载的义和团，是以贫苦农民、手工业者为主体的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团体，应是真正的义和团。庚子年五月中旬以后，载漪、刚毅等所组织的奉旨义和团，是清朝王公大臣和投机分子的集团，应是伪团。杀死日本使馆书记官杉山彬者是董福祥的兵，杀死德国公使克林德者是荣禄的兵，都不是义和团。把伪团和清军的行为都说明是义和团的活动，那就颠倒了历史。这个问题《景善日记》五月二十一日条记载得很清楚：“真正义和团系安分良民；其中匪徒固不乏人，伊等依附其间，实为伪团，无恶不作，颇于真团之名声有妨碍。”义和团为清政府所利用，进入北京，各坛口各自为政，从来不曾控制过北京。控制北京并且控制义和团的是清政府的步军统领、团练大臣载漪之类，闯入皇宫和王府衙门的义和团是载漪等所组织的奉旨义和团。“四人帮”

之流胡说：“义和团控制北京期间，清朝的在京衙门，亲贵王公的住宅，大多数都被义和团成员把守监视。”这是包藏祸心，伪造历史。如果把胡说八道也当做资料，而议论“义和团控制北京期间”如何如何，那就上了大当。我们研究义和团的历史，只能根据记载真正义和团的资料，不能根据记载伪团和清军的资料；评论真正的义和团，不能以清朝王公大臣的言行为准，更不能以“四人帮”之流的谬论为准。

第三，资料不是伪造的，但所记事迹未必完全真实。在义和团自己的文献中就有假话、空话、大话和我们不能懂的话。在反对义和团的记述中污蔑义和团的谣言更多。所谓红灯照飞过高空，全是假话；但是说她们要索回甲午战争的失地和赔款，却代表着全国人民的要求。“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前半句是空话，后半句却说明了义和团反帝运动兴起的真情。“一概鬼子都杀尽”，只是一句吓人的大话，不过是要把洋人“逐回外国去，免被割据逞奇能”而已。抓着一两句话，就说义和团要杀尽洋人，岂非歪曲历史！英国外交人员写的资料，记录了克林德等欧洲外交官杀害中国人的事实；而《辛丑条约》对此一字不提，这种原始文件怎能使人完全相信呢！有些资料说义和团最恨洋货，用者被杀；但笼统的议论多，具体的记录少。另有一些资料，记载义和团并不曾严禁洋货，也不曾杀害用洋货的人。这样的资料，一条两条不能说明事实，更不能说明事实的复杂情况。根据义和团“最恨洋货”几个字，就吹嘘“义和团严禁洋货”，或责难义和团“排外”，都不是科学的态度。从鸦片战争时期的大烟贩子起，到后日的买办们，一直把帝国主义侵略说成是反对中国的闭关政策，把中华民族争取独立的斗争叫做“排外”。这是歪曲历史。一九〇〇年六月十九日德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前进报》社论质问得好：“是谁给了外国人瓜分中国人的国家并强迫他们接受外国工业品的权利呢？”我们运用义和团的资料，要全面观察问题，反对抓住只言片语就横生议论，大放厥词。

第四，研究义和团的历史，要根据大量的资料。说义和团运动阻止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妄想，所根据的资料，不只是《瓦德西拳乱笔记》一种，还应看一看《饮冰室辛丑集》、《拳匪纪事》等中外人士的

许多记载，还应研究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历史。各帝国主义侵略亚、非、拉各地区时，他们之间都是矛盾重重。这些地区的民族能够保存下来，后日能够获得独立，并非因为帝国主义之间有矛盾，而是由于当地人民进行了解放斗争。可知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并不能阻止瓜分，只有人民的反帝斗争才能阻止瓜分。

义和团运动阻止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妄想，但是不能把帝国主义驱出中国，却牺牲了多少万爱国烈士的生命，付出的代价太大了。义和团运动是中华民族反帝斗争史上的重要环节，应当仔细研究，从中吸取教训。根据资料来看，当时中国资产阶级软弱无力，不论是革命派或改良派，除了个别人以外，都不领导义和团运动，而且反对这一运动；当时中国无产阶级还不曾成为独立的阶级，不能领导义和团运动。义和团运动还是农民阶级自发的反帝反封建运动，不能摆脱农民阶级的落后性。如何认识这个落后性，应广泛研究资料。义和团请神附体，确实迷信落后。但是我们研究世界史，无法比较迷信许多神和迷信一个神谁进步或落后。而且义和团运动是爱国运动，并非迷信运动。侈谈义和团迷信，并不曾接触到义和团运动的实质。

义和团宣传：“挑铁道，把线砍，旋再毁坏大轮船。”毁坏轮船只是一句大话。为了阻止西摩尔的洋兵进京，拆了京津间的铁道；为了阻止清兵杀义和团，破坏了一段芦保铁路；由于帝国主义强占土地、破坏水利，高密人民曾经反抗修筑胶济铁路。这样破坏铁道，能说是落后吗？事实上，定兴附近的铁道，正是因为义和团的保护，才不曾拆毁。义和团砍了几根电线杆是事实。而砸了哪个工厂的机器，并无具体记录。因为上海有工厂，那里的义和团却未曾起来，而北方还很少近代工业。义和团运动以反帝为主体，有反资本主义的成份，但不是主要的。而且查阅欧洲的历史，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农民和手工业者都反对过机器生产，工人阶级最初反抗资本家的斗争也曾破坏过机器。那么中国在反帝斗争中即使出现了反对机器的事情，怎么能苛责义和团落后呢？

义和团运动是以农民为主体的运动。在反帝一方面，义和团和爱国的地主有共同的语言，因此有的地主参加了义和团反帝运动。但

在反对资本主义生产这一方面，义和团又和最反动的地主有共同的语言，因此被以那拉氏为首的清政府所利用、欺骗、屠杀。农民阶级的落后性，主要是散漫和保守。反对资本主义生产是其保守的一面；没有统一的组织，没有统一的行动计划，没有统一的战斗部署和指挥，是其散漫的另一面。义和团的这种落后性，表现为它的每一个坛口都是一个独立的单位，互不统属，有的还自相残杀。因此，清政府一利用义和团，就立即控制了义和团；义和团不能抵御清政府的阴谋诡计。义和团英勇壮烈，奋不顾身，前仆后继，可惜没有组织的群众，很难战胜有组织的洋兵和清兵。这是惨痛的历史教训，值得好好研究。

我们编辑的义和团资料，遗漏了哪些重要资料，切盼同志们补充。我们选材不当之处，整理工作的疏忽或错误，我们对于资料的看法不妥之处，都切盼同志们严厉批评。

荣孟源

1980年5月1日

编者的话

为纪念义和团运动八十周年，我们编辑了这部书，供史学工作者参考。

本书资料分四类：（一）《义和团文献》四种，集有传单、揭帖、乩语和咒言等，是义和团本身的原始资料。（二）《史籍汇录》六十七种，汇集了文集、函札、日记、笔记、纪事诗、年谱中有关义和团运动的原始文件和记录。其中如《庚子传信录》、《庚子纪闻》、《献县天主堂资料》、《五城公牍汇存》、《退想斋日记》等二十种，均系稿本，初次刊行；有些印书也是流传不广几成孤本。这些资料多出于当时官吏文士之手，言多诬蔑，但叙述当时社会状况、义和团运动的发生发展和重大事件，却比较具体详实。（三）《四川红灯教》，收有清朝政府案卷七十五通，反映了义和团在四川的情况。这批案卷在五十年代于巴县发现后，这次是第一次刊行。（四）《方志辑录》一九九种，以直隶、山东、四川等省的方志为多，奉天、黑龙江、山西、陕西、浙江、广东、贵州等省较少。所收省份不全，而各省中的县份更不全。从资料中，可以看出义和团运动以北方为中心，遍及全国；义和团式的反帝斗争，一直继续到辛亥革命。

下面将本书编辑凡例说明如下：

一、本书史籍汇录中选辑的资料，以北方地区为主，按义和团运动发展的时间顺序，先编排山东、直隶、天津、北京、山西等地的资料，然后是南方浙江、江苏、四川等地区的资料。综论性质的资料又放在每组资料之前。

二、本书所收资料，凡属初次发表者，均在篇目后加*号。

三、本书方志辑录，按《清史稿·地理志》中省、府、县顺序排

列。注明方志刊本的时间，不注编纂者姓名。

四、本书资料大部分原无标点，亦不分段。编者进行了标点和分段工作。原稿中原有舛误，可以确定者订正之，略有怀疑者则保留原状。订正时以〔 〕号注明编者拟改的字和怀疑之点，以【 】号注明拟增的字，以□号注明脱漏的字，以()号注明说明的语句。

五、每种资料前，附有编者按语，简要说明作者生平、刊本时间和主要内容，以供读者参考。

本书编辑过程中，四川大学历史系和北京师范大学张守常等同志，提供了多年积累的资料；还曾得到许多同志的帮助。对同志们的热情支持，谨致谢意。

本书由荣孟源、庄建平、孙彩霞同志编辑。限于编者水平，工作难免错误，敬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1980年4月

目 录

序

编者的话

图片

上 册

义和团文献	(1)
团规	(2)
义和团杂记	王 火选辑 (4)
义和团揭帖	孙 敬辑 (12)
义和团乩语	(18)
史籍汇录	(21)
铁拳	德国前进报 (22)
庚子诗鉴	龙顾山人 (28)
综论义和团*	佚 名 (155)
庚子传信录*	李超琼 (207)
庚子纪闻*	刘福姚 (222)
悟澈源头	左绍佐 (230)
义和团运动散记*	张黎辉辑 (244)
古春草堂笔记(选录)	曹 偶 (267)
胶州事件	若 虚 (276)
庚子荓蜂录*(选录)	奇 生 编 (282)
容庵弟子记(选录)	沈祖宪、吴闿生编 (295)
畿南济变纪略	刘春堂 (306)
劬盦官书拾存(选录)*	罗正钧 (350)
遗民图(选录)	孟继元编 (369)

庚子手札*	奕謨等	(375)
太行阻战记(选录)*	汪宝树	(385)
意定和尚碑(节录)*	崔 棘	(404)
庚子事迹记略	任 植	(406)
周馥年谱(选录)	周 故	(413)
劳乃宣自订年谱(选录)	劳乃宣	(416)
永忆录(选录)	韩国钧	(418)
河塑前尘(选录)	王锡彤	(419)
献县天主堂资料*	河北省博物馆辑	(422)
庚子畿疆教案赔款记	王振声	(475)
枕戈偶录*	汪声玲	(484)
磨盾余墨(选录)	马福祥	(499)
竹素园丛谈(节录)	顾恩瀚	(503)
庚子佚事	董作宾	(505)
陈氏家书(选录)*	陈惟彦	(512)
大直沽收乱记碑文*	林开明整理	(519)
双青藤馆手录本*	张靄亭	(526)

目 录

下 册

- 英国档案馆所藏有关义和团运动的资料 王崇武译 (535)
拳变纪略 继 昌 (558)
春冰室野乘(节录) 李岳瑞 (562)
趋庭随笔(节录) 江 庸 (563)
庚子日记* 杜 某 (564)
拳时北堂围困 包士杰辑 (577)
清季野闻(节录) 陈恒庆 (637)
不远复斋见闻杂志(选录) 张廷骧 (641)
庚子纪事长札 赵声伯 (653)
平等阁笔记(选录) 狄葆贤 (665)
骨董琐记(选录) 邓之诚 (669)
汪穰卿笔记(选录) 汪康年 (671)
张季子九录(选录) 张 嗣 (672)
幸生录 五知老人 (675)
梦蕉亭杂记(选录) 陈夔龙 (679)
五城公牍汇存(选录)* 陈 璞 (700)
金銮琐记(选录) 高 树 (729)
回銮纪事 优钵罗斋主演 (732)
唐文治自订年谱(选录) 唐文治 (743)
赵慎斋年谱(节录) 王步瀛编 (752)
十叶野闻(选录) 许指严 (758)
徐悔斋集(选录) 徐继孺 (765)
山西解州拳案 何见扬 (773)
退想斋日记(选录)* 刘大鹏 (775)

晋祠志(选录)*	刘大鹏	(827)
审安斋遗稿(选录)	陈 涛	(832)
张之洞年谱(选录)	胡 钧 编	(838)
辟邪录(选录)	王锡祺	(840)
夏曾佑致汪康年函	夏曾佑	(841)
心太平室集(节录)	张一麐	(842)
潜庐随笔(选录)	甘鹏云	(844)
佚名文稿*(选录)	佚 名	(848)
拳教	周云镛	(855)
友琴山房文草内集(选录)	龙学泰	(856)
啸海成都笔记(选录)	如汪海	(859)
怡云馆文牍略存(选录)	罗 绅	(861)
四川红灯教		(867)
清政府案卷*	四川大学历史系辑	(868)
报刊资料选录	四川大学历史系辑	(930)
方志辑录		(939)
直隶省		(940)
奉天省		(995)
黑龙江省		(1015)
江苏省		(1016)
山西省		(1017)
山东省		(1024)
河南省		(1045)
陕西省		(1049)
浙江省		(1050)
四川省		(1058)
广东省		(1080)
贵州省		(1082)

注：附*号的均系初次刊出的稿本资料。

义和团文献

编者按：本文包括四种资料。

《义和团团规》是清光绪 26 年 5 月 26 日(1900 年 6 月 22 日)清政府任命载勋刚毅统率义和团以后所发，其性质实为清政府所订的义和团之行动纲领。原件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义和团杂记》是王火同志搜集到的，原件为旧式帐本，杂记各种事情，书无名称，原记者姓名亦无从考查，由王火同志选录有关义和团的记事、乩语以及当时物价各项，并订正错字。

《义和团揭帖》原件为荣孟源同志所存，原无书名，据书中署名知为孙敬(孙行简)所抄，抄者同情义和团，故为这些揭帖作解释，对于我们了解揭帖的意义给了一些帮助。

《义和团乩语》录自《庚子荓蜂录》，原标题作“妖言”。《庚子荓蜂录》为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所存抄本。内容全为义和团运动时的文件和记事，原抄录者佚名，是反对义和团的人，但义和团乩语部分却为义和团本身的文字。

以上四种资料都是义和团自己的文献。其中有三件如《增福财神札》、《吕祖乩语》及《关帝乩语文》已收入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中，因文字不同，故仍发表。这四种资料中重复的部分，如完全相同，便刊登其一。

义和团反帝运动是农民自发的革命，其主张和要求全是用迷信或神秘的形式发表的，如乩语、碑文等。因为这些文献带有浓厚的迷信或神秘的色彩，所以有许多字句我们还不能了解。据已能了解的说，剥去其迷信或神秘的外衣，就可以看出义和团运动主要是反抗帝国主义侵略，也反抗封建主义的剥削和压迫；当然也表现了农民和手工业者反对机器生产的落后的一面，但那不是义和团运动的主流。这一些文献，在以前各种义和团资料中很少见，今发表于此，以供研究义和团运动者参考。编者所加的注释如有错误，希望读者指示；编者不能注释的词句，更希望读者指教。

团 规

钦命统率义和团王大臣为发给团规事：照得本爵大臣奉命统率义和团以来，迭与诸团师兄，讨论时事。其见忠勇性成同仇敌忾，因思前来挂号者不一而足，恐其中或有事理未能明悉，致于咎过，爰与本团师兄等参合佛法，拟定团规，俾众团师兄有所遵守。兹将团规十条开列于后：

一、义和团专为承天命奉佛法，诛杀洋人，翦除教匪，以保国家，而安良善，义和心诚，莫是过矣。仰各团师兄当谨守此意，不可偏信人言，有意苛求，致生枝节，如有滋事之人，轻者驱逐出团，重者请佛法惩治。

一、义和团本系大公无私，所有各团诸师兄，均应恪守佛法，精白乃心。如有不守团规，循私偏听，藉端滋事，诬害良民；或报复私仇；或意图讹诈，任意烧杀抢掠等情；即系匪徒假冒，既为神人所共愤，更为佛法所不容，本爵实深痛恨。若经访有确据，或被指名告发，稟明总团，即带团往拿，照匪徒办理，如敢抗拒，应格杀勿论，然不可任意专擅也。

一、义和团每遇诸神附体，是否教匪，一目了然，从未妄杀一人，世人或有不知者，不免啧有烦言，所以拿获教匪，必须带至坛上，明试真伪，以供众睹。实系甘心教匪，直认不讳，看押稟明总团，分别正法。如有教民，真心改过，质明神人，准赎前愆，带至总团，听候佛法发落。

一、义和团承天命奉佛法，保国家，正所以保身家也。如遇临敌打仗，自当奋勇杀贼，不可畏葸退缩，应与官军联成一家，不可稍存尔我之见，致误事机，各团既系诚心为国，必有神灵保护，决无意外